



## 遭遇远古海怪

它是在离我一百米左右的海面突然冒出来的。我很快便看出这是个庞然大物。它游动时显得悠闲自在，尾鳍来回摆动着，在水中划出优雅的弧线。

它就是巨鲨，远古时代的怪物。为什么在几百万年后它又出现了呢？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。但自从它第一次被人看到后，恐惧感便在人们的心中蔓延。

巨鲨在清澈的水中晃动着身子，径直向我游来。它那黑色的眼睛射出的光，像

烧红的针似的要把我的心刺穿。

但是我不怕它。我，马克·梅加，世界上最年轻的特工，是有备而来的。

我藏身在一只坚固的防鲨笼里。这是科研人员在潜海考察时专用的笼子，其栏杆是用淬火过的钢条制成的，坦克都很难将它撞弯。巨鲨又怎奈何得了我？

巨鲨保持着原有的速度，渐渐向我靠近。它的巨嘴微张着，似乎要向我炫耀那长长的两排牙齿。它的牙呈三角形，白森森的，令人联想到尖刀。几天前，它刚咬断过一根像健美运动员上臂那么粗的海底电缆。

我缓缓地举起带有大型闪光灯的水下照相机。我的任务是拍下巨鲨的模样。在此之前，从未有人拍到过它的照片。为了避免被巨鲨当作一头可以轻易捕获的猎物，我尽量不做幅度过大的动作。

再过几秒钟，我就会按下快门。我的

相机每秒钟可以拍摄三张照片。照此计算，只需十二秒钟，整个胶卷就都曝光了。到时我就会发出信号，让海面上的人把我拉上去。

巨鲨离我最多只剩三十米了。突然，它加快了速度，像一枚鱼雷似的直冲过来。

它使出雷霆万钧之力撞击系着铁链子的防鲨笼。巨大的冲力震得我前仰后倒，甩得我晕头转向。

还没等我回过神来，巨鲨又杀回来了。此时它的嘴张得更大。它侧过身子猛咬四根链子中的其中一根。只听“喀哒”一声，铁链子断了，似乎它是用糖捏起来的。笼子猛地向后一晃，我又一次被甩得晕头转向。

更倒霉的是，我的脑袋撞在笼子的栏杆上，我戴的潜水眼镜滑落了。咸咸的海水顿时钻入眼内，双目火辣辣地疼。我的视线模糊了，眼前只剩下深蓝色的一片，



而那头巨鲨就在某处虎视眈眈着，打算将我吞入它的巨腹之内。

“见鬼 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？”我的心不由得一阵慌乱。过于害怕时，我的心往往乱成一团，我会失去思考能力，看上去就像一个短路的机器人。

“别慌 你能行！”我对着嘴里的吸气管大声说。“你能行 记着 你能行！”大声说话，听见一个声音——现在，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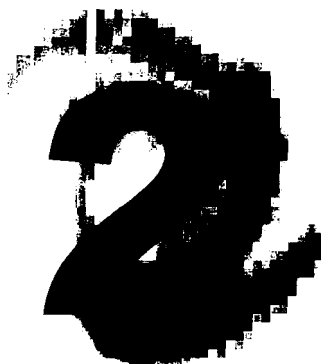
戴好眼镜！我想到了该做的事。至少我得瞧瞧巨鲨想干什么。它似乎正在休息，暂时不再发起进攻，也不再噬咬索链。但这种平静的局面能维持多久呢？也许它只是在为下一次进攻积蓄更大的力量。

戴好眼镜！但是我怎样才能把它重新戴好呢？



马克怎样才能将滑落的眼镜戴好？

- A** 取下眼镜,用气嘴里的气给它充气。
- B** 将眼镜按在脸部用力下压,挤出里面的海水。
- C** 将眼镜下沿稍微拉离脸部,头往后仰同时呼气。



## 不是巨鲨对手

我将眼镜下沿稍微拉离脸部，头往后仰同时呼气。

成功了！我又能用眼镜看清东西了。

我急忙环顾四周，寻找那个庞然大物。

它不见了！周围的海水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清澈明净，看来巨鲨也不可能埋伏在某处浑水里。

“快走！”这是我最先想到的念头。我要尽快离开这里，我不想再拍什么照片了，让别人来接班吧。我的命可比巨鲨的

照片重要得多。由于害怕，我的心仿佛一只灼热的拳头在握紧。

防鲨笼里挂着一只塑料盒，那上面有一个显示区及一些开关和按钮。我从显示的数字中得知，我现在的位置是水下九米。很好，我很快便可平安地回到海面。

塑料盒里的按钮和开关用于操纵防鲨笼。我可以自行决定上升还是下降。有一个红色按钮是危急时报警用的。我按了上升键，然后等待笼子开动时的那一下摇晃。

可是笼子没有晃动，仍然停在老地方。我又按了三下上升键，还是没有反应。于是我按动了警报按钮。

还是没有反应。除了水流造成的轻微起伏，笼子没有任何其他动静。

这时，上面掉下一根电缆，落在我身旁。我不由得毛骨悚然：控制盒与水面上接应我的船失去了联络，因为连接笼子和

船的那根电缆已经断了。从断口看，它不是被割断的，而是被剃须刀般锋利的牙齿咬断的。

我无法再与海面上的人联系。

突然，巨鲨像一枚灰绿色的导弹再度出现，它迅速咬断了第二根铁链子。防鲨笼立刻歪向一侧，我的肩膀撞在坚硬的栏杆上，疼痛感钻入心肺。

为什么船上的人没有发觉水下的变故？防鲨笼的链子系在起重机的杆臂上，巨鲨进攻时杆臂肯定抖动过。为什么他们不把我拉上去？难道非得等我的信号吗？

我拼命蹬着脚蹼，总算站直了身子。

巨鲨又发动了进攻，这一次来得更为猛烈。它轻而易举地咬断了剩下的两根铁链子。沉重的金属笼子顿时像巨石似的坠向大海深处。我的脑袋撞在笼子顶部的钢条上，疼得我几乎昏死过去。

出去 我必须离开笼子！但是，笼子的

门被锁得死死的，没有工具根本无法打开它。

我一手抓住栏杆，另一只手试图将门打开。但水流的冲击力使我的努力成为泡影 我屡屡滑倒。

忽然，笼子重重地撞在一丛珊瑚上。珊瑚锋利的棱边将我潜水服的裤腿划破了。笼子继续下滑，我再也无法避开珊瑚，很快我就听到一阵咕噜咕噜的气泡声。原来珊瑚割破了我的输气管，一串串大气泡从裂口冒出来。我徒劳地吸着气嘴。

还没等我喘口气，巨鲨已经出现在我的头顶上方。它咧着嘴，似乎在得意地笑。距笼子只剩几米时，它将嘴张得老大，上下颌几乎构成了一个圆圈。它的利齿带着成千上万吨的力，咬向号称坚不可摧的防鲨笼栏杆。只见钢条在一条条地弯曲、碎裂，仿佛它们不过是些撒有盐粒的棒形饼干。

我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紧紧地抓住栏杆。剧烈的震动使氧气管像一条发狂的蛇，不停地扭来扭去，我又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去抓住它。

终于，笼子被巨鲨撕开一个大洞，它那硕大的脑袋钻了进来，势不可挡地向我撞来。

“不！”我声嘶力竭地喊道。

咸咸的海水涌进我的嘴巴，喉咙里仿佛有火在烧。我的喊叫声当然无法被别人听见。在水下，人的声音没有丝毫的作用。

“发出噪声 你必须发出噪声 才能赶走巨鲨！”我灵机一动。

可是怎样才能发出噪声呢？

巨鲨的血盆大口罩在了我的头顶，终于——它叼住了我。我绝望地等着被巨鲨咬碎时那撕心裂肺的疼痛。



## 神奇测谎仪

疼痛没有发生。此时我才察觉，我几乎是用全身的力气紧闭着双眼。

我又缓缓地将眼睛睁开，目光在黑暗中四下搜索。我觉得浑身发冷，那是一种彻骨的冷。我躺着的地方很软，却是湿漉漉的。

一条粗糙的舌头在我的脸上舔来舔去。这是我的爱犬在向我作友好的表示。我的爱犬名叫沃尔夫，是条纯种的德国狼犬，因为它绝顶聪明，因而常常被我以及

我的外祖父称为“鬼怪”。这会儿，“鬼怪”呜呜地叫着，将一条腿搭在我的胸口上。



我没有落入巨鲨之口 而是躺在自己房间的大床上。遭遇巨鲨袭击不过是个噩梦。外面天还没有亮，风通过敞开的窗户把雨刮进室内。由于床就搭在窗下，我被淋湿了。

我关上窗 转身仰卧。“鬼怪”小心翼翼

翼地挨近我。我不准它在床上睡，它却老是忍不住违反我的禁令。也许它认为，既然我是它的主人，它就应该多亲近我才是。

我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噩梦。昨天傍晚，外祖父给我看了一份报纸，上面报道了一位渔民在加利福尼亚沿海目睹一条巨鲨出没的消息。这头动物一定大得惊人，所以人们才会猜测，说它可能是远古时期幸存至今的一头怪物，已在海底生活了数百万年。

由于无法再入睡，我干脆起床，并冲了个澡。浴后已是五点半，雨小了一些，我决定与“鬼怪”外出去散步。

“鬼怪”对此很高兴。在散步方面，它与一般家犬并无区别。

巨鲨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散步回来后，我又查阅了大量关于鲨鱼的资料，并找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：鲨



鱼并不如人们通常描述的那样是动物中的杀手。每年被人杀死的鲨鱼，要比死于鲨鱼攻击的人多数百万倍。

吃早餐时，外祖父对我说，他一夜未睡。这个曾是“赛克洛普”侦探事务所首席侦探的老头，总改不了他那特殊的职业习惯：“我还想找到更多关于巨鲨的资料，可惜所获不大。”

“那篇报道很长，肯定还会有后续报道的。”我说。

“我开始也这样想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后来报纸上再没有关于巨鲨的片言只语。我觉得非常可疑。报社——《圣丽莎邮报》也没人肯透露内情。我事先在电话机上接了测谎仪，但没有派上用场。”外祖父说。

我有时称外祖父为爵士，因为他可能是位真正的爵士。但这天早晨他可没有爵士的风度。他一边大口大口地嚼着果酱面包，一边滔滔不绝。“鬼怪”坐在他的轮椅旁，把外祖父掉到地上的面包屑舔得干干净净。

“你有测谎仪？它能证明某人有没有撒谎？”

爵士点点头：“这是一个检测声音的电脑程序。你先跟接受测试的人聊些无关紧要的事，比如天气、饮食什么的。这时候谁都会说实话。然后你再提些真正感兴趣的问题。电脑会察觉并报告对方声音的任

何犹豫和颤抖。那位《圣丽莎邮报》的总编奥斯汀·里德就是满嘴谎言。他说什么巨鲨的故事不过是个迟到的愚人节玩笑。他说这话时，测谎仪差点烧坏了。”

“可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巨鲨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”

爵士举起食指点了点我的脑门：“这就需要你去查明了。今天晚上你就坐飞机出发。学校那边我会替你请假的。‘鬼怪’跟你一起去。与以前一样，它也坐客舱。给主人做助手的狗是允许坐客舱的。你没有‘鬼怪’寸步难行，这点我清楚。”

“别说是寸步，没有‘鬼怪’我半寸步都行不了！”我夸张地耸了耸肩。

有一点可以肯定：如果外祖父觉得某事需要调查，那么这件事背后一定有名堂。在当超级特工的漫长岁月里，他的嗅觉受过特殊训练，变得非常灵敏。恐怕连跳蚤的阴谋也从来瞒不过他。